

第三十五章 與英國長老會教友的關係

北部和南部——互相尊敬——他們的佈道團的建立——工作者的幹部——
Campell 先生來訪——與 Ritchie 先生一同旅行——佈道站及統計——醫療
工作——教育——一種高貴的歷史

臺灣島雖然長度不過 250 哩，而住在南部的人與在北部的我們相隔好像隔一個大陸。彼此沒有海上的直接聯絡，陸路則難行而危險。南部臺灣的佈道工作，由英國的長老會擔任；雖然其北境達到由我們的佈道團所供給的最南站相距不遠；但在實際的事務關係上，我們仍覺得像各在異國似地遙遠。在多年中，也許有從淡水及從臺南府來的宣教師偶爾相見一次，但也不過像船「船在夜裏相遇彼此忽忽招呼」而已。

然而沒有別的兩個佈道團可能比我們的更加親睦了。雖然我們很少親近地接觸，雖然我們的工作方法大不相同，我們却是「希望及宗旨相同，慈悲心也相同」的。他們有較大的外國人幹部，我們則更注重本地人的佈道幹部。可是上帝並未規定他的僕人必須依照什麼方法而工作，各人可依其能力及環境而侍奉共同的主人。臺灣南部的宣教師們實在是可愛的同志。我初到他們那裏時人地生疏，他們極熱烈地歡迎我，指導我工作，陪伴我到我所選擇的地區去旅行。他們之中的一人 William Campbell F. R. G. S. 在他的著作「臺灣的佈道事業的成功」中敘述着他們的工作的歷史。我身邊祇有最近遞呈英國的長老會的會議的兩種報告，我從其中採取資料和統計。

臺灣南部的工作，是由一位虔誠的基督教醫生 J. L. Maxwell 醫學博士在 1865 年開始的。他是在長老會的國外佈道委員會的召集人之下工作的，這位召集人在 1870 年記述他的工作說：「這種佈道工作的種種事件，多有近乎傳奇性者，以其偉大的成績而論，與藐小的人力相比，很能為上帝增光。我們於 1865 年派了一位高尚的基督教醫生 Maxwell 博士到臺灣去，臺灣的佈道事業的發展大部分是他的功勞」。這位佈道團的創始者實在是一位高尚的基督教徒，從佈道界辭退以後，也繼續為國外佈道事業服務；為在倫敦印行的「醫藥佈道雜誌」的主編者。

我於 1871 年到臺灣時，有 Hugh Ritchie 牧師、William Campbell 牧師及 Dick-

son 醫師在佈道。現在的幹部，據1894年的報告，包括 William Campbell 牧師 (1871)、T. Barclay 牧師 (M. A. 1874)、Duncan Ferguson 牧師 (M. A., 1889)、Peter Anderson (L. R. C. S. 及 P. Ed., 1878)、W. Murray Cairns (M. B., C. M., 1893)、George Ede 先生 (1883)、Annie Butler 小姐 (1885)、Joan Stuart 小姐 (1883)、Barnett 小姐 (1888)。報告中說：「William Thow 牧師的突然逝世，使所有的教友及本地教會全體大受打擊。Thow 先生是個高尚的宣教師，與中國教友有密切的交際，他們很愛戴他」。我很榮幸得認識 Thow 先生，他的同事及教會都贊揚他，他實在是受之而無愧的。Ritchie 先生及 Gavin Russell 醫師已被解除在臺灣的工作而召回去休息了。

到淡水來見我的第一位宣教師是 William Campbell 牧師。他和我到內陸去旅行，在城市及鄉村中宣傳福音。數年之後，他又來見我，同往噶瑪蘭旅行。他是一個愉快的伴侶。某一個晚上，我們在雞籠相約10天不講英語，從第二天早晨開始。我們預定第二天出去旅行，在天明以前他就叫喊道：「Long tsong khi lai (籠總起來)」。我們出門後，同在蜿蜒的小路走，一直談話，而決不講一句英語。最後 Campbell 轉向我而說道：「MacKay，我們這樣嗚嗚囁囁地講中國話是可笑的，兩個蘇格蘭人應該更高明一點；我們還是再用我們的本鄉話罷」。

1875年，Hugh Ritchie 到淡水來，我和他偕同九位牧師去旅行，歷70天之久。我們視察我們在北部的一切工作，訪視所有的佈道站，然後經過山嶺、沙地、叢林及峽谷，一直到臺灣南部的佈道團的最北的那些站為止，逐一視察他們的一切工作。然後我們在臺南府的一個牧師及官吏的會議上與宣教師們及本地工作者相見，歡談了好幾天，我們從北部去的人也得與南方的教友共同討論。以後我又到南部去了幾次，始終很敬愛那個佈道團，因為該團的宣教師們都專誠地工作，教友們也真摯而熱心。

在1894年底，臺灣南部的佈道團報告說：已有組織完成的集會所20個，組織未完成的18個，共有1,246個會員登記在受領聖餐的名簿中。有幾位最有工作能力和經驗的宣教師生病，以致工作大受影響。瘧疾在南部也很猖獗，是他們的敵人。他們的佈道站設在漢人、「平埔番」和「熟番」中間。在臺南府的區域中，有一個站在漢人中間，四個站在「平埔番」中間。在 Thong-soa 區中有11個站在漢人中間，有一個在客家人中間。在嘉義區有五個在漢人中間。在彰化有一個在漢人中間，有五個在熟番中間。在東海岸有三個在平埔番中間。當時有26個本地牧師，都還未正式任命；有八個學生在進修，是想做佈道幹部的。有幾個教會寄來了可喜的報告說：本地教友們大概將在二月中舉行牧師和職員的大會中議決幾種辦法，他們可因此而對於教會事務之處理上負更大的責任。教友們的意見，以為不久之後，他們將能正式任命一兩位本地牧師；這在臺灣的佈道史上將是要用紅字標明的紀念日。

關於醫藥工作對於他們的佈道事業的影響，William Campbell 寫着說：「我們的醫院中的工作以兩類人為對象：就是門診病人及每逢星期二及星期五分送藥品的病人。我們這樣每年施行廣泛的治療，以期使數千人受益——他們不是從一個市鎮或村子來，而是從數百方哩的地區中來的」。Campbell 又創辦了幫助盲人的很有趣的工作，成績

很好，大有助於佈道事業的成功。

宣教師們——至少其中的若干人——認為要使本地牧師及教員負更大的責任，因此也使他們受充分的教育以發展其才能。Campbell 寫着說：「我們學校裏的工作並不像我們所期望那樣，或如同我們佈道界所迫切需要那樣地發展，實在是一件憾事。祇要稍費一點心思，我們現在的校舍就可能收容大約20個學生。如果我們要獲得健全的進步，那麼考慮平常的損失率，就必須常有這麼多的學生在求學。在1892年中，我們的學生名簿中祇有八個正式的學生：一個是漳州 (Chin-chew) 人，二個客家人，五個「平埔番」。我們顯然必須仔細查明許多年阻止更多的中國青年來受我們的學校教育的原因。我們的教會學校實在很少，主要是由於沒有信基督教的教師的緣故。祖國的朋友們也都知道：由於缺乏適當的設備，Ede 先生的中學校不得已在1890年秋季停辦了。這個學校幾年來的工作使我們都相信它在我們的佈道事業的現階段中是非常重要的而有價值的。假如那個學校能多辦若干年的話，一定可以養成相當多的青年，以辦理學校、醫院及其他基督教的工作」。

南部的佈道團是在很困難的情形之下創辦的，却已做了偉大的工作，有光榮的歷史。在其工作人員名簿中有許多可敬的人名。它是黑暗中的光明，是上帝和真理的見證，是傳福音於民衆的機構。它所採用的那些方法與我們的不同，而其精神却同是耶穌之福音的精神。我和那裏的教友們同為他們所得的每一種成功而欣喜，竭誠讚揚在臺灣南部增加信徒及建設上帝的聖城的各種進步。